

#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

## 知音與朋友：儒家「理解」的美學的起源與形成

計畫類別：個別型計畫

計畫編號：NSC91-2411-H-002-023-

執行期間：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

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

計畫主持人：陳昭瑛

報告類型：精簡報告

報告附件：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

處理方式：本計畫可公開查詢

中 華 民 國 93 年 2 月 24 日

## 信和悅：「朋友」的倫理學內涵及美學內涵

陳昭瑛（台大中文系教授）

「朋友」在孔門教義中較傾向倫理學的方面。「信」是要求於朋友的第一義。《論語·學而》有言：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」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」《論語·公冶長》有言：「朋友信之。」孟子則將朋友歸於五倫中的「朋友有信」（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）「信」之外，孔門對朋友之義尚有其它要求，但多偏於倫理和知識的旨趣。如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。」（《論語·季氏》）「諒」近於信，「直」是基於「信」，而有更深一層的要求，因為對朋友責善直諫必定已有「信」的基礎，「多聞」較偏向知識性的要求。在孔門教義，朋友本來就與「學」息息相關。結交博學多聞之人為友，到了《禮記》仍有發揮，如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（《禮記·學記》）而《論語》的第一句便是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朱《注》：「朋，同類也。」包咸(6B.C-A.D.65)《章句》云：「同門曰朋。」「同類」、「同門」有志氣相投、同門學習之指涉。志同道合之人必有精神的分享與互動，故孔門用來形容朋友交往的動詞是「交」、「會」，如「曾子曰：『吾日三省吾身：……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』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如「子夏曰：『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』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如「曾子曰：『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』」（《論語·顏淵》）

《荀子》一書論朋友的篇幅不多，但對「朋友」的看法與孔門基本教義完全相符而有所發展。如言：「非我而當者，吾師也；是我而當者，吾友也；諂諛我者，吾賊也。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。」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又言：「庸眾駑散，則刳之以師友。」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這些話肯定朋友對修身的正面影響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和孟子五倫中的「朋友」有所不同，荀子以「師友」並稱，在「師友」脈絡中論友，「師生」一倫尚未在五倫中出現，荀子的想法或可視為一種發展。

在〈非十二子〉，荀子言：「遇君則修臣下之義，遇鄉則修長幼之義，遇長則修子弟之義，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，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。」此段雖非在五倫關係中論友，但至少是在三倫(君臣、兄弟、朋友)的脈絡中論「朋友」。「修禮節辭讓之義」也指出朋友有道

德切磋之義。《論語》中有益友、損友之別，《荀子》亦提出「良友」的看法。如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，必將求賢師而事之，擇良友而友之。得賢師而事之，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；得良友而友之，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。」（《荀子·性惡》）此處也是在「師友」脈絡中論「友」。荀子接著說：「傳曰：『不知其子視其友，不知其君視其左右。』靡而已矣！靡而已矣！」由於物以類聚，對一個人若不了解，視其結交什麼樣的朋友就可知其為人，這些地方都在強調朋友對一個人的修身有重大的意義。

〈大略〉也有一大段文字論「朋友」：

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，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。友者，所以相有也。道不同，何以相有也？均薪施火，火就燥；平地注水，水流濕；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，以友觀人焉所疑！取友善人，不可不慎，是德之基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無將大車，維塵冥冥。」言無與小人處也。（《荀子 大略》）

這是在君臣、朋友的脈絡中論朋友，近於上面荀子所引「不知其子視其友，不知其君視其左右。」的意思。而這段話尚有幾點可以注意：一是指出朋友有相有(即相佑)之義，「道不同，何以相有也？」指出朋友是在道義上相互扶持，所以要求道同，因此可以說對儒家而言，朋友即是同道。第二點，荀子像先秦許多思想家一樣，以隱喻性思維來說明同道相聚之現象，如言「均薪施火，火就燥；平地注水，水流濕；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，以友觀人焉所疑。」〈大略〉另一處亦強調交友不慎的後果：「士有妒友，則賢交不親；君有妒臣，則賢人不至。」而這段話亦是在君臣、朋友的脈絡中論友。

荀子論友以師友並稱，並特別強調同道，是其特色，但荀子主要仍在倫理學領域中論友，《論語》中第一句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的重點在於「自遠方來」，並不是論朋友關係中屬於本質性的快樂。儒家是否根本不考慮朋友一倫與其它四倫有根本的差異？事實上，父子、君臣、兄弟、夫婦皆有上下或尊卑之分，而多少具有壓抑性，唯朋友關係是平等、開放、自由自在的關係，也因此應是最令人感到快樂的倫理關係。晚近出土的《郭店楚簡》對此有所發揮，如「同悅而交，以惠者也。不同悅而交，以猶者也。」（《郭店楚簡·性自命出》）至此，「兩情相悅」終於被儒家視為交友的條件，只是〈性自命出〉的作者仍強調「惠」是「同悅而交」的基礎。的確，不道德的言行無法使

人感到喜悅，但儒家仍未思及一個問題，即道德的言行一定引發喜悅嗎？兩個君子絕對有可能因為氣質的差異、見解的不同而互不欣賞。《郭店楚簡·五行》另一句話對「悅」有更好的解釋：「以其中心與人交，悅也。」亦即兩人交心，則有喜悅，則比僅從「德」未考慮相悅更加周延，也更開放。

《郭店楚簡》將「悅」的論述帶入「朋友」一倫，是一大進步，使「朋友」一倫的美學潛能得到初步的開發。而孟子的「知人論世」之說雖未涉及快樂、喜悅，但由於直接論及對古代詩書的理解，也為文學理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。